

現  
代  
小  
品  
文  
選

鄭之光選編

上海希望出版社印行



鄭之光選編

現代小品文選

希望出版社印行

鄭之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再版

現代小品文選

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四角五分

版權所  
翻印必究

編選者 鄭之光  
發行者 希望出版社  
出版者 希望出版社  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希望出版社

目 錄

賣花女	同聲	(一)
大餅攤	沈愛蓉女士	(五)
我的母親一	露 茜	(九)
我的母親二	朱 英	(一〇)
我的母親三	楊淑娟	(一二)
我的母親四	金 瑜	(一五)
我的母親五	林 彬	(一八)
送呆神	方 舟	(二一)
魚村小景	夏理斯	(二四)
風塵	徐 疾	(二八)
媳婦	華 沙	(三一)

小 品 文 選 目 錄

顫動的心弦	江寄萍 (三八)	1
致留在日本奈良的姊妹	雪 (四〇)	2
燈下	馬均 (四五)	1
遲暮	燕汀 (四九)	
一頁李中堂出使日記	范顯微 (五三)	
催生針	里昂 (五五)	
期待	己而 (五八)	
荷	廖楚侖 (六〇)	
速寫像	雲 (六三)	
斷了兩節手指	沈家千 (六五)	
在青島	馬吉風 (六九)	
蚊	沈錫綱 (七三)	
初夏	秦 淮 (七五)	

小 品 文 選 目 錄

蔣院長的樂事	胡爲庭 (七九)
朱鴛鴦夫婦公葬記	亞厂 (八一)
處男	周賢 (八二)
扁豆	羅洪 (八三)
開幕後	鄭衡 (八五)
虎口	林豪 (八八)
汽車	致雲 (九一)
誤	莊重 (九六)
夜讀	容 (九九)
憶	里尼 (一〇二)
捕蛇者	沈家千 (一〇五)
大明湖	家蕪 (一〇八)
玄武湖的夜	谷 (一一四)

小 品 文 選 目 錄

五月	燕汀(一一七)
死	黑丁(一二〇)
在金陵	白流(一二四)
海鷗	希白(一三〇)
春遊聽雨記	茉英(一三二)
抱負	龍賈公(一三四)
瓜的故事	尤海(一三七)
聖地	卓爾(一四一)
初夏小札	東溟(一四五)
在山峽的廟中	啓瑩(一四七)
地藏誕	唐錫如(一五〇)
母親	南雲(一五四)
山	丁 厂(一五六)

小 品 文 選 目 錄

春去了.....	白 下 (一五九)
自述戀愛的經過.....	陳林杏雲 (一六〇)
封門.....	陳 跡 (一六三)
一個婦人和三個孩子.....	家 入 (一六七)
靈魂的審判.....	林冷秋 (一七一)
貞節牌坊.....	高 植 (一七六)
你為何要離婚呢.....	王雨辰 (一八七)
卸任.....	陳瘦竹 (一九一)
肺病.....	莊瑞源 (二〇四)
竹園的故事.....	沈家千 (二〇八)
妻的臉.....	天 爾 (二二二)
月到中秋分外明.....	雅 非 (二一九)
產婦科的貓.....	林 率 (二二二)

小 品 文 選 目 錄

逝影	羅洪(二三四)
冥屋	茅盾(二三九)
秋的公園	茅盾(二四二)
胡桃雲片	豐子愷(二四四)
公墓	茅盾(二四九)
健美	茅盾(二五〇)
路	張天翼(二五三)
第六產	何家槐(二七三)
衣羽	王瑩(二八八)
深秋	黑嬰(三〇二)

## 賣花女

同聲

我醒着，一切都是沉寂無聲，我向窗外的草坪望着，風吹得那零落的梅花瓣像蝴蝶般地旋轉舞着高聳的楊柳低下頭來，像是嘆惜牠的淒涼，遭遇桃花：像那天真純潔的處女一樣，盡情地給春玩弄，絲毫沒有想到將來的下場。

我心里給悲哀襲上，我不願再望牠們，在眼的盡頭，我發現一幅美的圖畫，那鮮豔的朝陽，活像一顆紅的大珊瑚珠，周圍放射着珠光寶氣，紫的微黃的淡青的，乳白的，牠像察覺有人在偷看牠的曉妝，漸漸地射出那刺眼的光芒。

我眼光回到房裏，目前祇見一團黑，眼又疲倦地閉上，好像剛剛入夢，一陣沉重的叩門聲又將我驚醒過來，我記起，這定是快七點了，茶房遵照我的囑咐來喊我起身。

我將門開，出乎我意料的，不是茶房，而是一個年輕的姑娘，穿件藍布衣，面孔也還美麗，不過有點貧血灰白，眼也短少光彩，我正想問他找誰，她卻溜出

了這樣的嬌聲。

——先生係呀裏要買朱白蘭花？

這時促起我注意她手中的小籃子。籃却實太小；有花也就定不會多，籃上蓋的一塊雪白毛巾，看不見裏面。

——里向有哈咁花，讓我看看再講。

她沒有回答，而從我身邊似貓地閃過跑入我房里，停立在桌前，我覺得她這樣的舉動，太浪漫和輕薄，「早晨，一個年輕的姑娘跑進人家房里成什末樣？」我正預備這樣罵她，她却在我媚笑着，加上那窗口吹來一陣冷風，我的勇氣全消失掉，忘了剛才的一切，忘了房里還有一位年輕姑娘，我整伏回暖洋洋的被窩里去。

——先生，花在此地啦。

這聲音使我一怔，她已坐在我的床邊。

——花在哈地方，讓我看啊，

我奇怪自己的聲音忽然地變得這樣嚴肅，她竟像沒有聽出這些，她又在牢牢地盯着我微笑，一隻手順勢地攔在我的胸前，嘴唇輕輕地掀動，

——花在此地啦，唵啊弗看見？

她將臉兒當做花在我身上，我感到一切太突然，我以為她是神經病，或是什末羊癲瘋，

她用驚愕的眼光注視我，好像說：好個不解風情的阿木林。

——先生，唵要眞花，啊是？

——她將桌上的花籃在床前揭開給我，里面祇有六七朵白蘭花，都在發黃殘萎了，我奇怪這一切，我問她：

——這樣的花誰會要，你買過出去嗎？

——花在此地，……不過……，

她的話我簡直沒有聽清，因為她瘋子般的在向我笑。一面伸手將我被蓋着的手拉到她胸前撫弄，我用力地縮了回來，憤怒地責問她：

——你爲甚做這種沒臉的事體，不好好的賣花呢？

她面瞬間像那朝霞一樣，低下着頭在答我。

——先生，真花沒有人要買啊！

過去的哀傷在罩着她，她在回憶中一面慢慢地說：

兩年前也是在春光明媚的時候，媽病到床上，媽平日是個賣花的，積下來的錢都快用光，祇有我是媽的唯一幫手，媽病得快死沒錢醫，我就提着媽這小花籃到各處賣。媽近乎夢囈似地叮咐我。

「不要隨便地將你的花賣掉，你比我的價錢好。」

——我當時不懂這句話。我真真花沒人買，人家總是戲弄我，向我說些廢話的話。我回家每每痛哭，媽的病跟着變得更沉重，一點也不理我。這時我明白了媽在生我氣，怪我不懂事務，我們的命就祇有這樣。媽的心像鐵還硬，這末都看錢份上。於是我明白媽過去賣的這麼花，我走上媽的路，因爲我沒有更好的賺錢方法。

她說完了這話，像感到愉快許多。將本來垂下的視線，透過晶瑩的淚望着我，用那顫抖得連聲音也快聽不清的悽楚聲問我。

——現在明白了我嗎？

頭也不回的，她帶着悲傷離開我的房。

房裏比以前更沈寂了。

## 大餅攤

沈愛蓉女士

「嗚！小狗子上學堂去念書啦？大喜呀！小狗子媽，你做太太的日子快來了。可別忘了我們窮鄰舍啊！」

「這們大的孩子了，不叫他想法賺幾個錢，却要學少爺的派頭上學去念書。

嘿！烏鴉要學鳳凰樣，簡直是不配。」

「俗語說得好：「龍養龍，鳳養鳳，老鼠的兒子會打洞。」我想，做大餅的養出來的兒子，也不會發達到那兒去的。」

對於這些含譏帶諷的話，傳進了小狗子媽的耳朵裏，她當然覺得很氣憤，可是她好勝要強的個性使她的意志更堅決了，不但不叫她兒子退學，並且更督促得嚴厲了。

誰都知道現在的小狗子媽是個窮光蛋，可是在一年前，她也是一個老闆娘呀！雖然是一個大餅店的老闆娘。她的爸——根生，是開大餅店的，單生了她這個寶貝女兒，所以捨不得嫁她出去，就把一個夥計招贅在家，就是現在的小狗子爸，人是頂忠厚勤儉的。小夫妻二口子到很合得來，同心合力的幫着根生勤勤儉儉的做大餅，倒也很可以過得去。後來根生過世了，就把他唯一的遺產——大餅店——傳給了他們，還傳給他們一筆債——喪事所用去的。小狗子媽自她爸死後，生活陷於極度的困苦中：市面是這樣的壞，雖然是三個銅元的大餅油條，也捨不得買來吃，而物價却這樣貴，每天做不到一元錢，除去本錢外，淨餘的只夠做每天的伙食費。每月二十元的房租，夥計的三元薪水，還有那一筆三十元的債，可怎麼辦呢？開源乏術，只有節流，緊縮，緊縮。先把夥計辭退了，小狗子媽

代替了夥計的職位，每天遲一些生爐子，晚上早一些熄爐子，可以省些煤；大餅縮小些，油條變短些，少加些糖或鹽，成本可以減少一些，但這種偷工減料的自殺政策，不但不能使經濟寬裕些，反而連顧客都趕跑了，生意是愈益清淡了，生活是更艱苦了，債主的脚步幾乎踏平了大飯店的門檻。最後終於維持不了，只得把店盤給人家，償清了債務，出三塊錢一月房金，搬到貧民窟裏去住，用五塊錢捐了一張照會，在法租界擺了一個大餅攤，仗了小狗子媽的能幹，小狗子爸的勤儉，開銷又省，又沒有債務，生意却比從前好，因為他們又添了糖麻球，脆麻花，香脆餅幾樣新出品，並且做得又大又可口，顧客吃了都稱讚一聲好。

小狗子媽曾做過老闆娘，在這貧民窟的一羣婦女中，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了。也就爲了這一點，小狗子媽和旁的婦女——貧民窟中的婦女不同，她對於穿得齊齊整整的奶奶太太，一絲兒都瞧不入眼，更不能使她對於奶奶太太們有一絲敬一畏或羨慕之心。有時她看見買水菓的阿發老婆，對漂亮的女顧客「老闆娘」「老闆娘」叫得震天響的時候，她老是要笑她十足的奴隸氣。等顧客去後，裝出不屑

一種的樣子，冷笑着對阿發老婆道：「老闊娘？老闊娘買幾錢一斤，值得你這樣奉承？我小狗子媽不也是老闊娘出身的？看她們這種拗頸擺屁股的騷勁兒，神氣活現的有什麼屁用？到倒霉的時候，恐怕連要飯都沒有路啦！」

她不但對於高貴有錢的太太奶奶們沒有好感，就是對於太太奶奶御用的姨姨大姐，也是痛心疾首的，她就不喜歡瞧那狗仗人勢的醜樣兒。所以當姨姨大姐到她那裏買油條的時候，她故意慢絲條理的切麵條，用麵棒重重的按着二條相疊的麵條，輕輕的放在油鍋中煎，有時姨姨大姐等得不耐煩了催促一聲，她更煎得慢了，儘用着長竹筷，把油鍋中的油條撥來撥去，並且在肚子裏暗暗的罵道：「出了三個銅子，就要神氣，不煎給你怎樣，狗一般的東西，回去給你主婦罵一頓，也叫我快樂。」

除了討厭多嘴的鄰居，和狗仗人勢的姨姨大姐外，小狗子媽對誰都是客客氣氣的，她不怕恨誰，也不妒忌誰，更不羨慕誰，她只運用着她特別強壯的身體，埋首幹着，不怨天，也不尤人，不喊辛苦，也不偷懶，因為她有一個美滿的幻想